

大地硕果

〔挪〕克鲁特·汉姆生 著
唐荫荪 郭先林 译



外国文学名著大系

大地硕果

[挪] 克鲁特·汉姆生 著

唐荫荪 郭先林 译

南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地硕果 / (挪) 汉姆生 (Hamsun, K.) 著; 唐荫荪,
郭先林译. —海口: 南方出版社, 2001. 2

(外国文学名著大系)

ISBN 7-80660-206-2

I. 大… I. ①汉… ②唐… ③郭… II. 长篇小说-挪威-现代 IV. I53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77319 号

南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570203. 海口市海府一横路 19 号华宇大厦 1201 室)

责任编辑: 张俭雄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长春市吉盛文教印刷厂印刷

2001 年 2 月第 1 版 200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3.5

字数: 298 千字 印数: 1—10 000

定价: 27.80 元

译 序

北欧小说新时期的开拓者

克鲁特·汉姆生 1859 年 8 月出生在挪威中部的居德布兰兹达尔姆。本名叫克鲁特·帕德生。克鲁特·汉姆生是他的笔名。他出生在一个世代农民家庭。三岁时，全家迁往挪威北部居住。那里有半年时间太阳不降落到地平线下，因此夏天有所谓“白夜”出现。加之周围群山巍峨，森林茂密，这些都为他以后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汉姆生家境贫苦，从小由他的当牧师的叔父抚养。上了几年学。到十五岁时，便由叔父安排到一家鞋店当学徒。就在这这时，他即已认定了他的志向不在于学做皮鞋，而在于文学创作。这时他已开始学着写诗，并发表过一首题为《再次相逢》的浪漫主义诗歌。接着又写了一篇短篇小说。鞋匠的活儿干了不久，他便到博德城的船码头干活。从此，他便开始了长达十年之久的流浪生活。这中间，他为生活所迫，曾两次去美国（1882—1884；1886—1888），在美国当过电车售票员和农业工人，教过书，当过秘书，还给牧师当过助手。在这段时间里，他为生活奔波劳碌，饱尝辛酸。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有许多挪威人为了寻求经济上的保障，纷纷移民到美国。许多作家描写了这些移民，写他们在美国找到了大片新的土地，寻得了发财的机会。汉姆生是在阅读了 J·比昂

松、H·易卜生、A·谢兰德和J·李^①写的书后，才决定亲自到美国去的。许多人去美国是为了寻找发财的机会，但汉姆生去美国却是去寻找机会写作。结果，他发现美国对他来说并不是一座天堂。于是他带着极端失望的心情离开美国，返回挪威，并从此决定以写作来谋生。从美国回来后，他写了一本书，题名《现代美国的文化生活》，以敏锐的观察力透视了美国社会生活的诸般缺点。

从美国回来后，他又到丹麦去了几个月。在丹麦，他见到了哥本哈根日报的编辑爱德华·布兰德斯。他将他写的第一部小说《饥饿》的手稿呈请布兰德斯审阅。汉姆生此时颇有些像他小说中的主人公一样：衣衫褴褛，食不果腹，一副寒伧相。布兰德斯对他也像小说中所描述的一样，给他寄去了一张10克郎的钞票，并将他同陀斯妥耶夫斯基相提并论。不久，这部小说的第一章在丹麦一家名叫《新土地》的杂志上发表。这时是1888年。又过了两年，即1890年，才出版了《饥饿》的全本。

汉姆生在18岁时开始写作，但他的第一部成名作《饥饿》在1890年他31岁时才得以出版。这部小说描写一个住在小城市里的穷愁潦倒的青年文人，靠给报纸写稿来维持生活。但他的稿子往往被主编退回。这就使他常常身无分文，既无法付房租，也无钱买面包，只得整天在大街上或公园里游荡。实在饿得不行了，便以冷水充饥。夜晚来了，只好露宿街头。他写的稿子偶尔也被采纳，能得到几个克郎，这时他便可以改善一下生活了。这位青年文人地位虽低，但自视颇

① 比昂松、易卜生、谢兰德和李并称十九世纪挪威文坛四杰。

高。一次，他路遇一个乞丐向他乞讨，当时他也身无半文，便毫不犹豫地将从身上的背心脱下，到当铺里当了一些钱来赏赐这乞丐。这部作品对主人公在饥饿中产生的各种幻想和变态心理，刻画得极为生动、细腻。作者自称，这是“对自己饥饿时期的回忆”。但这决非仅仅是一本纪事的自然主义作品。无论从内容或形式上说，这都是一部创新之作。《饥饿》的出版，使汉姆生一举成名，评论界认为这是他对挪威文学的重大贡献。

《畜牧神》(1894)是汉姆生的又一力作。评论家认为这是他创作上的又一次突破。在这部作品中，作者第一次描绘了主人公与大自然的关系。小说写一位以打猎为生的格拉恩中尉，长期生活在诺德兰德的森林里，身上有了森林动物的特性。在森林中，他遇到了从城市来的几位男女，于是产生了一系列的爱情纠葛。其中又穿插了他跟一个在森林中土生土长的农村姑娘的真诚的爱。作品状物言情，文字极美，简直就像一首优美的抒情诗。小说中描述，这位格拉恩中尉本已完全安于森林中那种原始世界的舒适生活，但那些城里人的出现，破坏了他的这种宁静生活，使他丧失了原来的生活天地。汉姆生通过格拉恩这个人物，表现了他在作品中所反复强调的大自然与城市之间不可调和的差异这一主题。

在1898年，汉姆生写了另一部重要作品《维多利亚》。内容写一位出身富贵家庭的小姐维多利亚对一个磨坊主的儿子约翰内斯产生了纯真的爱情。由于双方社会地位悬殊，这种爱情的结局当然只能是悲剧。维多利亚的父亲贪恋钱财和势力，迫使女儿同一位军官订婚。磨坊主的儿子得悉消息后，万分悲痛，他写了许多作品，倾诉他对维多利亚的爱。不久，维多利亚因在爱情上无法遂愿，终于快快死去。临死前她还给

约翰内斯写了一封信，信中表达了她对他的忠贞的爱情。这部描写爱情悲剧的小说故事生动，情节感人，是世界著名爱情小说之一。

汉姆生最有名的作品，便是他的获得1920年诺贝尔文学奖的代表作《大地硕果》（1917）。这部被誉为“大地的赞美诗”的作品，描写的是一个朴实而粗犷的庄稼汉伊萨克去到一片原始森林中开荒种地，娶妻成家，生儿育女，终于发家致富，成了远近闻名的富户的故事。小说成功地描写了主人公伊萨克的形象。他性格憨厚，意志坚强。在他身上体现出来的，是力，是粗犷，是坚韧，是实干精神，是对土地的热爱等庄稼汉的特点。正是这种特点，才使得他不畏艰苦，不怕挫折，不顾辛劳，长年累月用自己的汗水换取了大地的硕果。《大地硕果》这部作品，可说是对世界的一种重新创建，或者说是一种对大自然的新的发现。在某种意义上说，伊萨克和妻子的那种男耕女织的朴素生活，可以比拟为原始森林中现代的亚当和夏娃。

汉姆生的小说还有《神秘》（1892）、《水泵旁的妇女》（1920）、《梦想家》（1921年出版英译本）、《流浪汉》（1922年出版英译本）、《时代的孩子们》（1924年出版英译本）、《最后一章》（1929年出版英译本）、《八月》（1931年出版英译本）等。

此外，汉姆生还出版过诗集和剧本。他是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挪威新诗的倡导者。1904年出版的他的诗集《野地的合唱》，被认为是挪威诗歌创作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剧本主要有三部曲：《国门》、《生活的游戏》和《晚霞》。

总的来说，从1890年到1920年这段时间，是汉姆生一生中的创作丰产期。自从1920年出版《水泵旁的妇女》之后，

他的作品显著减少。

汉姆生在挪威文学及世界文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被认为是自易卜生以后最重要的作家。他提倡心态文学，主张文学描写精神世界和个人心理活动，反对过去视为标准的文学传统。1890年，他开始发表宣传自己文学主张的文章，向以易卜生为代表的挪威传统文学宣战，并不断发表演说，倡导新诗，批评老一辈诗人，并进而批评托尔斯泰等世界知名的文学大师。他还将他的这种观点写进《神秘》这部小说里，通过这部小说的主人公约翰·纳格尔来表达他自己的文学观点。纳格尔这个书中的人物变成了他向权威们进行批评的代言人。

汉姆生对资本主义工业化，对财富的积累以及工会组织、妇女解放等均持反对态度，他鄙视工业化的美国和“腐朽的英国”。他将城市与大自然对立起来，主张返回大自然，因此他的小说被称为“新浪漫派小说”。

汉姆生早年信奉尼采哲学，崇尚族长政治，主张超人统治世界。这就导致他后来崇拜德国纳粹主义。本世纪三十年代，他公开赞扬纳粹统治下的德国是现代族长政治的标本。1940年法西斯德国占领挪威时，他竟然拥护占领者。纳粹德国失败后，他曾以叛国罪受审并被判刑，后因病获释。1952年2月19日，在挪威的格里姆斯塔得附近逝世，享年92岁。

汉姆生晚期在政治上虽有一段不光彩的经历，但他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光辉成就是无法否认的。本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他的作品先后在本国纷纷出版，并被翻译成外文。评论家们认为：汉姆生是一个稀有的天才，作为新浪漫派文学的代表，

他开辟了挪威小说史的新时期，并对整个北欧以至西方文学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唐荫荪

第一部

这条漫长漫长的路，穿过荒野，一直通向森林——这条路到底是谁踩成的？是人，是一个最先来到这里的男人。他来之之前，这里没有路。以后，又有野兽什么的，循着那些依稀可辨的足迹，穿过沼泽和荒原，把它们踩得更深一些。这之后，又有某个拉普人^①找到了这条小径的踪迹，踏着这条小路，从这片荒野走到那片荒野，看管他的驯鹿。这样，就使这条路一直穿过大阿尔门宁——那一片无主的公共地带，荒无人烟的土地。

这个人来了，朝北方走着。他带着一只口袋，第一只口袋，装着食物和几样工具。一个强壮而粗犷的男人，长着硬邦邦的红胡子，脸上和手上还留着些小小的伤疤，旧时的伤痕——是干苦活还是在战斗中弄成的？也许他坐过牢，现在正找一处地方隐蔽起来，反正他来了：在这广袤的荒漠里，这个男人的身影出现了。他步履维艰地踽踽独行，周围的鸟兽都静寂无声。他时不时自言自语地说出一两句话来。“呃呀——好，好——”他这样自言自语。每当走到一处林中空地，没有沼泽的地方，他便把口袋撂在地上，到空地上去探测。一会儿他又走回来，背起口袋，重新跋涉前进。他用太阳计时，就这样走完了一天。夜晚来临了，他便躺在石南属植物上面，枕着手臂休息。

睡上几个钟头之后，他又起来赶路——“呃呀，好”——

① 分布在挪威、瑞典、芬兰和苏联等国北部之游牧民族。

重新朝着北方前进，用太阳计时。饥饿时吃一点随身携带的大麦饼和羊奶干酪；口渴时在溪流中饮几口清泉，然后继续前进。这一天他仍是东跑西颠，因为森林中有许多需要探测的地方。他究竟在寻找什么？一处地方，一块土地？也许是一个从家园迁来的移民吧。他两眼机灵地四下看望，时不时爬上山顶，举目四望。太阳又一次落下山去。

他沿着一道山谷的两边走着。那里林木葱茏，青草丛生，阔叶树夹生在云杉和松树中间。走了几个钟头之后，已是暮色苍茫了。忽然，他听到了隐隐约约的潺潺流水声，他好像听到了一种有生命的东西所发出的声音一样感到振奋。他爬上山坡，俯视那沉浸在半晦中的山谷；又抬起眼来，仰望南面的天空。然后躺下来休息。

第二天早晨，他看到了一片草场和林地。他从山上往下走，到了一处青葱的山坡，山脚下有一条溪流在隐约闪光，一只野兔从那儿一蹿跃过小溪。这个人赞许般地点点头——小溪并不太宽，野兔可以一跃而过。一只白松鸡蹲在巢边，突然被惊起，发出愤怒的嘶嘶声飞跑了。他再一次点点头：这里可以猎到禽兽——确实是个好地方。满地都是石南、越桔和云莓，还生长着小蕨和白珠树的七点星花。他停下来，拿着件铁质工具，这里铲铲，那里挖挖，发现是优良的松软沃土或因千百年的落叶、朽木而腐熟了的带泥炭气味的肥土。他点点头，表明他已经找到了一处栖身之所：是的，他要在这里居留，在这里生活，接连两天，他都到周围一带去探测，每天傍晚又回到那个山坡上。夜晚，他睡在用松枝堆成的床上。在一块悬空的岩石下面吊一张用松枝扎成的床，他已经感到这是在自己家里了。

他的任务的最困难之点就在于寻找这块地方，这块无主

的但却是他的地方。现在，每天他有够多的活干了。不等树汁稍干，他就立即开始在远处的林子里剥桦树皮。他把桦树皮压平，晒干。当积累到一大担时，就跑好远的路运到村子里去，将它们当做建筑材料卖掉。然后又回到山坡上，带回一袋袋新的食品和工具，面粉和猪肉，一口炊锅，一把铲子——沿着那条他来时的路外出和回归，每次总是担着一大担东西。他是个天生的搬运夫，一只森林中的用人做的笨重的大驳船——啊，似乎他就是喜爱这个行当，喜爱肩挑重担，长途跋涉；似乎他肩上不挑重担，生活就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对他来说就没有生活了。

一天，他挑着一担超载的重担回来，还用一根皮带牵着一只山羊。他为他的山羊感到自豪，仿佛那就是几头长角的牛，他很体贴地照料它们。不久，有个过路的陌生人从这里经过，一个流浪的拉普人，看见了这几头山羊，知道这个人是来这儿定居的，便对他说：“你要常住在这里吗？”

“是呀。”这人说。

“你叫什么名字？”

“伊萨克。你知不知道哪里有娘儿们愿意来帮忙的？”

“不知道。要是遇见的话，我会给你传个信的。”

“对，传个信吧。就说我这儿有家畜，没人照管。”

拉普人继续赶路了。伊萨克——是的，他会传个信，山坡上的这个人不是逃犯，他说出了自己的名字。是逃犯？那样他就要被人发现了。他只是一个劳动者，而且是个能吃苦的劳动者。他开始为山羊割取冬季饲料，开垦荒地，清除石头，砌一堵石头墙。到秋天，他已为自己建好一座房子，一座用草皮盖的小屋，又结实，又牢固，又暖和。暴风雨不能动摇它，什么也不能把它烧垮。这里有个家了，他可以走进

去，把门关上，留在那儿；要是有人经过这里，他可以走出房子来，作为这座房子的主人，站在门口的石板上。这座小屋有两间房子：一头的一间他自己住，另一头的一间用来饲养牲畜，最里边靠石头墙的地方则是储草料的地方。样样都齐全了。

两个拉普人经过这里，是父子俩。他们手扶长棍休息，一面估量着这间小屋和屋旁的空地，还注意到了山坡上的羊铃声。

“您好！”拉普人说，“这里可是了不起的人物住的地方呢。”拉普人接着又这样奉承说。

“你们知不知道这附近一带有女人愿意给我做帮手？”伊萨克说，他心里总是惦记着这件事。

“要女人来做帮手？没有。但是我们可以给您传个话。”

“啊，这太好了。你就说我这儿有一间房，有一小块地，还有山羊，没有女人帮助照料。”

啊，他每次挑着一担树皮到村子里去的时候，都在寻找一个女人做帮手，但总是没有找到。有时一个寡妇或是老处女什么的，也会看他一看，不管她们心里怎样想，却都害怕说出来。伊萨克自己也说不清是什么原因。说不清是什么原因吗？谁会去跟一个住在老远老远的荒野里的男人去生活，跟他做帮手？那里距离村里最近的一家邻居也要走一整天路程呢！而且这个男人长相又不好看，并不使人感到愉快，一点也不。他说话时，不是两眼朝天发出男高音，而是发一种粗劣的哇啦哇啦声，有点跟野兽的声音一样。

唔，这样他就不得不一个人张罗一切了。

冬天，他制作了些大的木盆，把它们带到村子里卖掉，又穿过雪地带回一袋袋食品和工具。他为生活重担所系，日子

过得非常艰苦。他有山羊，可是没人照管；他不能离家太久。怎么办呢？需要想个好办法。他头脑健全，可用得很少，于是他开始越来越多地训练它。他的第一个办法是在他动身之前将系羊的绳子松开，这样山羊就能在森林的树丛中饱饱地吃上一顿。但他又想出了另一个办法：取出一只大桶，吊在河水旁边，河水飞溅的水珠一次一次溅进桶里，十四个钟头就能把桶溅满。当水溅齐桶边时，桶就往下落，这样，就牵动一根连着储草料顶棚的绳子，这时顶棚的活动门就被打开，三捆饲料滚进羊圈——羊就有饲料吃了。这就是他想出的办法。

一个巧妙的主意！也许这是上帝的启示吧。没有谁来帮助他，只好靠自己。他用这种办法为他的需要服务，直到秋天。以后下了第一场雪，然后是下雨，接着又是下雪，一直下着雪。这就使他的“机器”出了问题：桶子里落进了不少雪，隔不多久就打开了活门。他在桶上加了个盖子，这样在一段时间内一切又恢复正常。接着冬天来了，水滴凝聚成一道冰柱，“机器”长久地停止运转了。

山羊也得跟它们的主人一样——学着应付匮乏的环境。

艰难时期——这个人需要帮手，可是没有。他仍在寻找办法。他在家工作，工作；他用两长块上等玻璃在小屋墙上安了一个窗子，那一天在他的生活中是光辉的、极好的一天，他不必点火照明就能利用白昼的光亮坐在房子里做木盆了。日子过得更好、更欢快了……“呃呀”！他没有读过书，但他的思想总是跟上帝在一起。自然这是由于他的天性纯真和对上帝的敬畏。天上的星辰，树间的风声，与世隔绝的生活和遍地的大雪，大地和凌驾大地的威力，这些意念每天都要好几次涌进他的头脑里。他是个宗教上的罪人，畏惧上帝。

每逢星期日，他出于对这个神圣节日的尊敬，总要好好沐浴一番，但还是像平常一样照常干活。

春天来了，他在他的那块土地上干活，种马铃薯。他的牲畜繁殖了，两只母山羊各自产了一对小羊羔，使这处地方一共有七只羊。他为它们建了一个更大的棚子，以备羊群更多地增殖。他还在棚子壁上装了两块窗格玻璃。当然，现在棚子在各方面来说都比以前明亮多了。

后来，帮手终于来了，他所需要的那个女人。在大胆走近他之前，他曾在山坡上来来回回徘徊了很久，天黑时才走下山坡。她终于来了——一个大个子、褐眼珠姑娘，身材丰满而粗犷，一双能干而粗笨的手，脚上穿一双粗皮厚底靴，看上去就像个拉普人，肩上背一个用小牛皮做的皮包。她已完全不年轻了；说得文雅些，已快要花甲逾半了。

没有什么可怕的。于是她向他问好，匆匆忙忙地说：“我要爬过山去，路过这里，就这样。”

“嗨。”这男人说。他几乎没有理解她的意思，因为她说活那么不清楚；加之她又把脸转向一边。

“是呀，”她说，“我到这儿来走了好远的路呢。”

“是这样。”男的说，“你说要爬过山去？”

“是的。”

“为什么？”

“那儿有我的亲属。”

“唔，这么说你在那儿有亲属？你叫什么名字？”

“英格。你叫什么名字呢？”

“伊萨克。”

“伊萨克？唔。也许就你一个人住在这儿？”

“当然，这儿，就这样。”